



文 | 白 | 对 | 照 | 全 | 译

資治通鑑

臺灣果選

〔宋〕司馬光◎著 黃錦鉉◎主編 台灣二十七位教授◎合譯

第五輯・隋 唐(上)

【○拾陸】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〇三

唐纪十九

起玄默敦牂（682）

尽柔兆阏茂（686）

共5年

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下）

永淳元年（壬午，682）

1. 春，二月，在蓝田建筑万泉宫。

2. 癸未日（十九日），改年号为永淳，赦免天下。

3. 戊午日（二月无此日），立皇孙李重照为皇太孙。皇上要下令为皇太孙开府设官属，询问吏部郎中王方庆意见，回答说：“晋和齐都曾经立过太孙，那时太子官属就是太孙的官属，从没听说太子在东宫而再立太孙的事情。”皇上说：“我不拘古礼自己创作，可以吧？”回答说：“三代的礼节不相承袭，为什么不可以？”就上奏设置师傅等官职。没多久，皇上怀疑这样做不合礼法，最后还是不补授官职。方庆是王褒的曾孙。名叫琳，以字通行。

4. 西突厥阿史那车薄率领十姓反叛。

5. 夏，四月，甲子朔日（初一），日蚀。

永淳元年（壬午，682）

1. 春，二月，作万泉宫于蓝田。

2. 癸未，改元，赦天下。

3. 戊午，立皇孙重照为皇太孙。上欲令开府置官属，问吏部郎中王方庆，对曰：“晋及齐皆尝立太孙，其太子官属即为太孙官属，未闻太子在东宫而更立太孙者也。”上曰：“自我作古，可乎？”对曰：“三王不相袭礼，何为不可！”乃奏置师傅等官。既而上疑其非法，竟不补授。方庆，褒之曾孙也。名琳，以字行。

4. 西突厥阿史那车薄帅十姓反。

5. 夏，四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6. 皇上为了关中发生饥荒，米价一斗值三百钱，而准备到东都。丙寅日（初三），从京师出发，留下太子监守国家，派刘仁轨、裴炎、薛元超辅佐。当时因为皇上的出外来得很仓猝突然，陪从的士卒中有饿死在半路上的。皇上考虑到路上有很多草贼窃盗，就命令监察御史魏元忠检察清理车驾前后地方的治安。元忠接受诏令，就检察赤县的监狱，找到一个盗贼，神情风采和讲话与一般人不同。下令解开盗贼的刑械，让他穿上冠带衣饰，乘坐驿车跟随，与他一同吃饭睡眠，请他防止盗贼，那人微笑应允。一直到东都，以万数的士卒马匹，一文钱都没有遗失。

7. 辛未日（初八），任命礼部尚书闻喜宪公裴行俭为金牙道行军大总管，率领右金吾将军阎怀旦等三个总管分路讨伐西突厥。军队还没出发，行俭去世。

行俭有知人的识见，刚做吏部侍郎时，前进士王勳、咸阳尉栾城苏味道都还没知名，行俭一见他们，就说：“你们两位将来会相次地掌管人才的铨叙考量，我有弱子，希望托寄你们照顾。”那时王勳弟弟王勃和华阴杨炯、范阳卢照邻、义乌骆宾王等人，都因为文章而有美名，司列少常伯李敬玄尤其尊重他们，以为他们将来一定会显赫腾达。行俭说：“士人要能得到深远的境界，一定要先有器度识见，然后才是才艺。王勃等人虽然有文章才华，可是轻浮暴躁，识见也浅薄贫乏，没有具备享受爵禄的才器！杨炯稍微深沉稳静，应该可以做到令长（大县是令，小县是长）；其他的能得到善终就很幸运了。”没多久王勃渡海时落水死，杨炯死在盈川令任内，照邻生了恶病一直不好，跳水而死，宾王因为谋反被诛，王勳和苏味道则像行俭所预料的一样，都做到典选（掌选举人才）的官。行俭做将帅时，所引用的偏将裨将如程务挺、张虔勖、王方翼、刘敬同、李多祚、黑齿常之等人，后

6. 上以关中饥馑，米斗三百，将幸东都。丙寅，发京师，留太子监国，使刘仁轨、裴炎、薛元超辅之。时出幸仓猝，扈从之士有饿死于中道者。上虑道路多草窃，命监察御史魏元忠检校车驾前后。元忠受诏，即阅视赤县狱，得盗一人，神采语言异于众。命释桎梏，袭冠带，乘驿以从，与之共食宿，托以诘盗，其人笑许诺。比及东都，士马万数，不亡一钱。

7. 辛未，以礼部尚书闻喜公裴行俭为金牙道行军大总管，帅右金吾将军阎怀旦等三总管分道讨西突厥。师未行，行俭薨。

行俭有知人之鉴，初为吏部侍郎，前进士王勳、咸阳尉栾城苏味道皆未知名，行俭一闻之曰：“二君后当相次掌铨衡，仆有弱息，愿以为托。”是时勳弟勃与华阴杨炯、范阳卢照邻、义乌骆宾王皆以文章有盛名，司列少常伯李敬玄尤重之，以为必显达。行俭曰：“士之致远，当先器识而后才艺。勃等虽有文华，而浮躁浅露，岂享爵禄之器邪！杨子稍沉静，应至令长，余得令终幸矣。”既而勃度海堕水，炯终于盈川令，照邻恶疾不愈，赴水死，宾王反诛，勳、味道皆典选，如行俭言。行俭为将帅，所引偏裨如程务挺、张虔勖、

唐高宗永淳元年（682）



王勃、杨烜、卢照邻、骆宾王，选自《历代名臣像解》。

来大多成为著名将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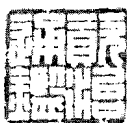
行俭曾经命令左右取来犀角、麝香，结果遗失了。又皇上所赐给他的马匹和马鞍，礼部令史在送给他时因马跑得太快，马匹跌倒，把马鞍弄破了。两人都害怕逃走，行俭派人召回他们，对他们说：“你们都想错了，为什么把我看成这么小气？”对待他们仍然和以前一样。打败阿史那都支时，得到玛瑙盘，有二尺多宽，拿给将士看，军吏王休烈捧着玛瑙盘，走上台阶，跌倒而打破了玛瑙盘，心里害怕，以头叩地，直到流血。行俭笑着说：“你不是故意的，何必如此呢？”不再有追回惋惜的脸色。皇上下令把都支等人的资产黄金宝器等三千多件和同样数目的各种牲畜赐给他，他都分送给亲戚故友和偏将裨将们，没几天全部送光。

8. 阿史那车薄包围弓月城，安西都护王方翼带兵援救，在伊丽水打败敌虏部众，斩杀一千多个首级。不久三姓咽面和车薄会合兵力，抗拒方翼，方翼在热海和对方作战，流

王方翼、刘敬同、李多祚、黑齿常之，后多为名将。

行俭常命左右取犀角、麝香而失之。又敕赐马及鞍，令史辄驰骤，马倒，鞍破。二人皆逃去，行俭使人召还，谓曰：“尔曹皆误耳，何相轻之甚邪！”待之如故。破阿史那都支，得玛瑙盘，广二尺余，以示将士，军吏王休烈捧盘升阶，跌而碎之，惶恐，叩头流血。行俭笑曰：“尔非故为，何至于是！”不复有追惜之色。诏赐都支等资产金器三千余物，杂畜称是，并分给亲故及偏裨，数日而尽。

8. 阿史那车薄围弓月城，安西都护王方翼引军救之，破虏众于伊丽水，斩首千余级。俄而三姓咽面与车薄合兵拒方翼，方翼与战于热海，流矢贯方翼臂，方翼以佩刀截之，左



矢射穿了方翼的臂膀，方翼拿佩刀斩断箭矢，左右的人都不知道。他所率领的胡兵计划捉住方翼，以响应车薄，方翼知道后，召他们参加会议，假装拿出军中物资赐给他们，按次引导他们出去加以斩杀，正好遇到大风，方翼振击金鼓，使声音混乱，乘机杀死七十几个人，这些胡人都没有人知觉。不久就分别派遣裨将袭击车薄、咽面，大败对方，擒捉了他们的酋长三百人，西突厥因而平定。阎怀旦等人因此没有出发。方翼不久升迁到夏州都督，被征召入朝，讨论边境战事。皇上看到方翼衣服上有血渍，就问他原因，方翼把热海苦战的情况详细回答了，皇上看到他的疮伤而叹息。最后因为是废后的亲近亲属，不能被重用而回返夏州。

9. 乙酉日（二十二日），皇上车驾到达东都。

10. 丁亥日（二十四日），任命黄门侍郎颍川郭待举、兵部侍郎岑长倩、秘书员外少监检校中书侍郎鼓城郭正一、吏部侍郎鼓城魏玄同等人都为中书门下同承受进止平章事。皇上要任用待举等人时，对韦知温说：“待举等人资格能力还浅，暂且让他们参预政事，不可以和你们诸位名位相等。”从此以后廷外官司四品以下掌管政事的，才以平章事为名称。长倩是岑文本哥哥的儿子。

在先前，玄同是吏部侍郎时，上书谈到铨次选拔人才的弊病，认为：“人君的本务，是在委任人才而责求百官成就事功，如果所委任的人妥当，那么所用的官吏就好了。所以周穆王任命伯冏为太仆正时说：‘小心选择你的僚属。’这是要求各司官吏寻找小吏为僚属，而天子任命地位较高的官吏。到了汉代，得到的人才都是从州县之中补充署任，由五府（太仆、太尉、司徒、司空、大将军）辟除征召，然后提升给朝廷任用，从魏、晋以来，

右不知。所将胡兵谋执方翼以应车薄，方翼知之，悉召会议，阳出军资赐之，以次引出斩之，会大风，方翼振金鼓以乱其声，诛七十余人，其徒莫之觉。既而分遣裨将袭车薄、咽面，大破之，擒其酋长三百人，西突厥遂平。阎怀旦等竟不行。方翼寻迁夏州都督，征入，议边事。上见方翼衣有血渍，问之，方翼具对热海苦战之状，上视疮叹息。竟以废后近属，不得用而归。

9. 乙酉，车驾至东都。

10. 丁亥，以黄门侍郎颍川郭待举、兵部侍郎岑长倩、秘书员外少监检校中书侍郎鼓城郭正一、吏部侍郎鼓城魏玄同并与中书门下同承受进止平章事。上欲用待举等，谓韦知温曰：“待举等资任尚浅，且令预闻政事，未可与卿等同名。”自是外司四品已下知政事者，始以平章事为名。长倩，文本之兄子也。

先是，玄同为吏部侍郎，上言铨选之弊，以为：“人君之体，当委任而责成功，所委者当，则所用者自精矣。故周穆王命伯冏为太仆正，曰：‘慎简乃僚。’是使群司各求其小者，而天子命其大者也。乃至汉氏，得人皆自州县补署，五府辟召，然后升于天朝，自魏、

才专门委托给选部去做。天下这么大，士人这么众多，把选拔大权委托给几个人，用刀笔簿书衡量才能高下和审察品行好坏，纵使能和权衡（量轻重的器具）一样公平，和水镜一样明亮清楚，仍然力量有所不足，观察有所不到，何况所委托的人不合适，而有昏愚不明，阿谀自私的弊病呢？希望能大略仿照周、汉的规章，以挽救魏、晋的缺失。”疏文上奏皇上，不被采纳。

11. 五月，东都下雨不止。乙卯日（二十三日），洛水满溢，溺害居民一千多家。关中先发生水灾后发生旱灾、蝗灾，接着又有疾病流行，一斗米值四百钱，两京之间饿死病死的人在道路上相互枕藉，人吃人。

12. 皇上在泰山封禅后，想要把五岳全部封禅，秋，七月，在嵩山南方建造奉天宫。监察御史里行（官名，资历还没有到，暂时在监察御史里行走）李善感劝谏说：“陛下在泰山封禅，告诉神祇天下太平无事，招来很多祥瑞，可以和三皇、五帝比较兴隆了。这几年以来，豆类谷粟都不成熟，饿死的人多到可以前后相望，四方夷族交相侵逼，兵车每年都出动；陛下应该恭敬沉默，思考治国之道，以求消除灾殃罪谴，反而更加建筑宫室，使百姓的劳役没有休止，天下百姓没有不失望的。臣忝为天子的耳目，私下很为这件事担忧！”皇上虽不采纳他的建议，但也很宽容他。从褚遂良、韩瑗死后，朝廷内外的士臣都忌讳讲话，没有人敢违背皇上心意而正直强谏，几乎已经有二十年；到善感开始谏劝皇上时，天下都很高兴，称之为“凤鸣朝阳”（喻高才逢时）。

13. 皇上派遣宦官顺着长江迁徙奇异的竹子，要种在宫苑中。宦官征发舟楫以便装载竹子，所到的地方都大肆暴虐。经过荆州时，荆州长史苏良嗣把宦官囚禁起来，上疏痛切地谏告，认为：“为了得到远方的奇异物质，而烦扰沿路百姓，恐怕不是圣君爱护百姓的心

晋以来，始专委选部。夫以天下之大，士人之众，而委之数人之手，用刀笔以量才，按簿书而察行，借使平如权衡，明如水镜，犹力有所极，照有所穷，况所委非人而有愚闇阿私之弊乎！愿略依周、汉之规以救魏、晋之失。”疏奏，不纳。

11. 五月，东都霖雨。乙卯，洛水溢，溺民居千馀家。关中先水后旱、蝗，继以疾疫，米斗四百，两京间死者相枕于路，人相食。

12. 上既封泰山，欲遍封五岳，秋，七月，作奉天宫于嵩山南。监察御史里行李善感谏曰：“陛下封泰山，告太平，致群瑞，与三皇、五帝比隆矣。数年以来，菽粟不稔，饿殍相望，四夷交侵，兵车岁驾，陛下宜恭默思道以禳灾谴，乃更广营宫室，劳役不休，天下莫不失望。臣忝备国家耳目，窃以此为忧！”上虽不纳，亦优容之。自褚遂良、韩瑗之死，中外以言为讳，无敢逆意直谏，几二十年。及善感始谏，天下皆喜，谓之“凤鸣朝阳”。

13. 上遣宦者缘江徙异竹，欲植苑中。宦者科舟载竹，所在纵暴。过荆州，荆州长史苏良嗣囚之，上疏切谏，以为：“致远方异物，烦扰道路，恐非圣人爱人之意。又，小人窃



意。而且主事的小人弄权作福，亏损了皇上的圣哲英明。”皇上对天后说：“我对官吏约束不严明，果然被良嗣所责怪。”就亲自下诏令安慰晓示良嗣，要良嗣把竹子抛弃在江里。良嗣是苏世长的儿子。

14. 黔州都督谢祐迎合天后心意，逼令零陵王李明自杀，皇上非常惋惜，黔府的官吏僚属都因此而免官。谢祐后来睡在平阁里，和婢妾十几个人在一起，夜晚失去了头颅。天后垂拱中期，李明的儿子零陵王李俊、黎国公李杰被天后所杀，有司抄没他家里时，找到谢祐的头颅，漆成便溺的器具，上面有谢祐的姓名，才知道是李明的儿子指派刺客去割取的。

15. 太子留守京师，常常游玩畋猎，薛元超上疏规谏劝导。皇上听到了，派遣使者慰劳元超，因而召他前往东都。

16. 吐蕃将论钦陵侵扰柘、松、翼等州。下诏令左骁卫郎将李孝逸、右卫郎将卫蒲山发动秦、渭等州的军队，分路加以抵御。

17. 冬，十月，丙寅日（初七），黄门侍郎刘景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18. 这年，突厥剩余党徒阿史那骨笃禄、阿史德元珍等人招来逃亡离散的人，据守黑沙城反叛，侵入并州和单于府的北方，杀死岚州刺史王德茂。右领军卫将军、检校代州都督薛仁贵率兵在云州攻击元珍，敌虏问唐大将是谁，回答说：“是薛仁贵。”敌虏说：“我听说仁贵流放到象州，死去很久了，为什么骗我？”仁贵脱下盔甲，把面貌让他们看清楚，敌虏面面相觑，大惊失色，下马罗列而拜，渐渐地带兵离去，仁贵利用机会奋勇攻击，大

弄威福，亏损皇明。”上谓天后曰：“吾约束不严，果为良嗣所怪。”手诏慰谕良嗣，令弃竹江中。良嗣，世长之子也。

14. 黔州都督谢祐希天后意，逼零陵王明令自杀，上深惜之，黔府官属皆坐免官。祐后寝于平阁，与婢妾十余人共处，夜，失其首。垂拱中，明子零陵王俊、黎国公杰为天后所杀，有司籍其家，得祐首，漆为秽器，题云谢祐，乃知明子使刺客取之也。

15. 太子留守京师，颇事游畋，薛元超上疏规谏。上闻之，遣使者慰劳元超，仍召赴东都。

16. 吐蕃将论钦陵寇柘、松、翼等州。诏左骁卫郎将李孝逸、右卫郎将卫蒲山发秦、渭等州兵分道御之。

17. 冬，十月丙寅，黄门侍郎刘景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18. 是岁，突厥余党阿史那骨笃禄、阿史德元珍等招集亡散，据黑沙城反，入寇并州及单于府之北境，杀岚州刺史王德茂。右领军卫将军、检校代州都督薛仁贵将兵击元珍于云州，虏问唐大将为谁，应之曰：“薛仁贵”。虏曰：“吾闻仁贵流象州，死久矣，何以给我！”仁贵免冠示之面，虏相顾失色，下马列拜，稍稍引去。仁贵因奋击，大破之，斩首

唐高宗永淳元年—弘道元年（682～683）

败对方，斩杀一万多个首级，捕获敌虏二万多人。

19. 吐蕃侵扰河源军，军使娄师德在白水涧率兵攻击，作战八次都获得胜利。皇上任命师德为比部员外郎、左骁卫郎将、河源军经略副使，说：“你有文、武两方的才能，不要推辞！”

弘道元年（癸未，683）是年十二月改年号为弘道

1. 春，正月，甲午朔日（正月乙丑朔日，甲午当为初六），皇上前往奉天宫。

2. 二月，庚午日（十二日），突厥侵扰定州，刺史霍王李元轨予以击退。乙亥日（十七日），又侵扰妫州。三月，庚寅日（初二），阿史那骨笃禄、阿史德元珍包围了单于都护府，捉住司马张行师，加以杀害。派遣胜州都督王本立、夏州都督李崇义率兵分路援救。

3. 太子右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李义琰把父母坟墓改葬，要他的舅舅迁移以前坟墓。皇上听到后，很生气地说：“义琰凭借权势，欺凌舅舅，不可让他再掌理政事！”义琰听到之后，内心不安稳，就以脚病为借口，要求告老返乡，庚子日（十二日），任命李义琰为银青光禄大夫，退休。

4. 癸丑日（二十五日），守中书令崔知温去世。

5. 夏，四月，己未日（初二），皇上车驾回返东都。

6. 绥州步落稽白铁余把铜佛埋在地里，长久之后，上面生满杂草，就骗乡人说：“我在这里好几次看见佛的光辉。”选择日子纠集众人挖掘地面，果然挖到铜像，因此说：“能

万馀级，捕虏二万馀人。

19. 吐蕃入寇河源军，军使娄师德将兵击之于白水涧，八战八捷。上以师德为比部员外郎、左骁卫郎将、河源军经略副使，曰：“卿有文武材，勿辞也！”

弘道元年（癸未，683）

1. 春，正月甲午朔，上行幸奉天宫。

2. 二月庚午，突厥寇定州，刺史霍王元轨击却之。乙亥，复寇妫州。三月庚寅，阿史那骨笃禄、阿史德元珍围单于都护府，执司马张行师，杀之。遣胜州都督王本立、夏州都督李崇义将兵分道救之。

3. 太子右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李义琰改葬父母，使其舅氏迁旧墓。上闻之，怒曰：“义琰倚势，乃陵其舅家，不可复知政事！”义琰闻之，不自安，以足疾乞骸骨。庚子，以义琰为银青光禄大夫，致仕。

4. 癸丑，守中书令崔知温薨。

5. 夏，四月己未，车驾还东都。

6. 绥州步落稽白铁余，埋铜佛于地中，久之，草生其上，给其乡人曰：“吾于此数见佛光。”择日集众掘地，果得之，因曰：“得见圣佛者，百疾皆愈。”远近赴之。铁余以杂色



唐代菩萨像，敦煌莫高窟第45窟。

够看到圣佛的人，所有病痛都会好。”结果不管远近，大家都前来礼佛。铁余用各种颜色的囊袋盛了好几十层，如果得到优厚的施舍，就拿一囊给施舍的信徒，几年的时间，归附信仰的人很多，就阴谋要作乱反叛。占据城平县，自称光明圣皇帝，设置各种官吏，进攻绥德、大斌两县，杀死官吏，焚烧百姓住屋。朝廷派遣右武卫将军程务挺和夏州都督王方翼讨伐，甲申日（二十七日），攻下城平县县城，擒捉了铁余，剩下的叛党都平定了。

7. 五月，庚寅日（初三），皇上前往芳桂宫，到合璧宫，遇到大雨只好回返。

8. 乙巳日（十八日），突厥阿史那骨笃禄等人侵扰蔚州，杀死刺史李思俭，丰州都督崔智辩率兵在朝那山北面截击，战败，被敌虏所捉。朝廷建议要废除丰州，把百姓迁移到灵、夏。丰州司马唐休璟向皇上进言，认为：“丰州以黄河为险阻，形势坚固，位在敌人冲要地带，从秦、汉以来，都把它列为郡县；土地适合耕种放牧。隋朝末年发生丧亡战乱，把百姓迁徙到宁、庆两州，以致胡虏深入侵扰，把灵、夏当成边境。贞观末年，招募百姓以充实人口，西北才安定。现在废掉的话，那么濒临黄河的土地，再度被贼人所占有，灵、夏等州的百姓也不能安居乐业，这不是对国家有利的事！”朝廷才停止废弃丰州。

9. 六月，突厥的另一部族侵扰抢掠岚州，偏将杨玄基把对方击退。

囊盛之数十重，得厚施，乃去一囊。数年间，归信者众，遂谋作乱。据城平县，自称光明圣皇帝，置百官，进攻绥德、大斌二县，杀官吏，焚民居。遣右武卫将军程务挺与夏州都督王方翼讨之，甲申，攻拔其城，擒铁余，余党悉平。

7. 五月庚寅，上幸芳桂宫，至合璧宫，遇大雨而还。

8. 乙巳，突厥阿史那骨笃禄等寇蔚州，杀刺史李思俭，丰州都督崔智辩将兵邀之于朝那山北，兵败，为虏所擒。朝议欲废丰州，迁其百姓于灵、夏。丰州司马唐休璟上言，以为：“丰州阻河为固，居贼冲要，自秦、汉已来，列为郡县，土宜耕牧。隋季丧乱，迁百姓于宁、庆二州，致胡虏深侵，以灵、夏为边境。贞观之末，募人实之，西北始安。今废之则河滨之地复为贼有，灵、夏等州人不安业，非国家之利也！”乃止。

9. 六月，突厥别部寇掠岚州，偏将杨玄基击走之。

唐高宗弘道元年（683）

10. 秋，七月，己丑日（初四），封皇孙李重福为唐昌王。

11. 庚辰日（七月无此日），下诏令今年十月要在嵩山举行祭祀；不久因为皇上身体不适，改在第二年正月举行。

12. 甲辰日（十九日），把相王李轮迁徙为豫王，改名为旦。

13. 中书令兼太子左庶子薛元超有喑哑说不出话的毛病，因此乞求告老返乡，皇上允许了。

14. 八月，己丑日（八月无此日），为了即将在嵩山封禅，把太子召回前往东都；留下唐昌王李重福守住京师，任命刘仁轨为副手辅助唐昌王。冬，十月，己卯日（二十六日），太子到达东都。

15. 癸亥日（初十），皇上车驾前往奉天宫。

16. 十一月，丙戌日（初三），下诏令废止第二年在嵩山举行封禅，因为皇上病得厉害。皇上以头部昏重为苦，看不见东西，召来侍医秦鸣鹤诊疗，鸣鹤请求把头部刺出血，就可以好。天后在帘幕里，不希望皇上病好，就生气说：“说这话可以斩杀，居然要在皇帝头上刺血！”鸣鹤叩头请求饶命。皇上说：“你就刺刺看，未必就不好啊。”鸣鹤就刺百会、脑户两穴。皇上说：“我的眼睛好像可以看清楚了。”天后举起手放在额头上说：“这是天赐的洪福啊！”天后亲自背负彩帛（有彩色的丝织品）一百匹，以赐给秦鸣鹤。

17. 戊戌日（十五日），任命右卫将军程务挺为单于道安抚大使，前往招抚讨伐阿史那骨笃禄等人。

18. 下诏令由太子监守国家，任命裴炎、刘景先、郭正一都为同东宫平章事。

10. 秋，七月己丑，立皇孙重福为唐昌王。

11. 庚辰，诏以今年十月有事于嵩山，寻以上不豫，改用来年正月。

12. 甲辰，徙相王轮为豫王，更名旦。

13. 中书令兼太子左庶子薛元超病喑，乞骸骨，许之。

14. 八月己丑，以将封嵩山，召太子赴东都，留唐昌王重福守京师，以刘仁轨为之副。冬，十月己卯，太子至东都。

15. 癸亥，车驾幸奉天宫。

16. 十一月丙戌，诏罢来年封嵩山，上疾甚故也。上苦头重，不能视，召侍医秦鸣鹤诊之，鸣鹤请刺头出血，可愈。天后在帘中，不欲上疾愈，怒曰：“此可斩也，乃欲于天子头刺血！”鸣鹤叩头请命。上曰：“但刺之，未必不佳。”乃刺百会、脑户二穴。上曰：“吾目似明矣。”后举手加额曰：“天赐也！”自负彩百匹以赐鸣鹤。

17. 戊戌，以右卫将军程务挺为单于道安抚大使，招讨阿史那骨笃禄等。

18. 诏太子监国，以裴炎、刘景先、郭正一同东宫平章事。



19. 皇上自从到奉天官后病得很严重，宰相都不能见面。丁未日（二十四日），回返东都，在天津桥南方接见百官。

20. 十二月，丁巳日（初四），改年号为弘道，赦免天下。皇上要到则天门楼宣布赦免令，气上逆而不能乘坐马车，就召百姓进入宫殿前宣布。当天晚上，召裴炎入宫，接受遗命以辅佐政事，皇上就在贞观殿去世。遗命要太子在皇上灵柩前即皇帝位，有关军事、政治大事有不能决定的，可以让天后一起处理。废除万泉、芳桂、奉天等宫。

庚申日（初七），裴炎上奏，以为太子还没即帝位，不适合宣布敕令，有重要和须快速处理的事情，希望把天后的命令在中书、门下宣布施行。甲子日（十一日），中宗即帝位，尊称天后为皇太后，一切政事都由皇太后决定。太后因为泽州刺史韩王李元嘉等人，地位尊崇，德高望重，担心他们反叛，就都增加三公等官衔以抚慰他们。

21. 甲戌日（二十一日），任命刘仁轨为左仆射，裴炎为中书令。戊寅日（二十五日），任命刘景先为侍中。

按往例，宰相是在门下省计议政事，称之为政事堂，所以长孙无忌任司空，房玄龄任仆射，魏徵任太子太师时，都在门下省掌理政事。后来裴炎升迁中书令，才把政事堂迁到中书省。

22. 壬午日（二十九日），派遣左威卫将军王果、左监门将军令狐智通、右金吾将军杨玄俭、右千牛将军郭齐宗分头前往并、益、荆、扬四个大都督府，和府里主司互相知会，共同镇守。

23. 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郭正一被任为国子祭酒，罢除政事。

19. 上自奉天官疾甚，宰相皆不得见。丁未，还东都，百官见于天津桥南。

20. 十二月丁巳，改元，赦天下。上欲御则天门楼宣赦，气逆不能乘马，乃召百姓入殿前宣之。是夜，召裴炎入，受遗诏辅政，上崩于贞观殿。遗诏太子柩前即位，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废万泉、芳桂、奉天等宫。

庚申，裴炎奏太子未即位，未应宣赦，有要速处分，望宣天后令于中书、门下施行。甲子，中宗即位，尊天后为皇太后，政事咸取决焉。太后以泽州刺史韩王元嘉等，地尊望重，恐其为变，并加三公等官以慰其心。

21. 甲戌，以刘仁轨为左仆射，裴炎为中书令。戊寅，以刘景先为侍中。

故事，宰相于门下省议事，谓之政事堂，故长孙无忌为司空，房玄龄为仆射，魏徵为太子太师，皆知门下省事。及裴炎迁中书令，始迁政事堂于中书省。

22. 壬午，遣左威卫将军王果、左监门将军令狐智通、右金吾将军杨玄俭、右千牛将军郭齐宗分往并益荆扬四大都督府，与府司相知镇守。

23. 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郭正一为国子祭酒，罢政事。

唐高宗弘道元年～则天后光宅元年（683～684）

则天顺圣皇后（上之上）

光宅元年（甲申，684）是年九月改年号为光宅

1. 春，正月，甲申朔日（初一），改年号为嗣圣，赦免天下。
2. 立太子妃韦氏为皇后，把皇后父亲韦玄贞从普州参军升为豫州刺史。
3. 癸巳日（初十），任命左散骑常侍杜陵韦弘敏为太府卿、同中书门下三品。

4. 中宗要任命韦玄贞为侍中，又要授给乳母的儿子五品官；裴炎再三净谏，中宗生气地说：“我把天下送给韦玄贞又有什么不可以！我还吝惜侍中这一个职位吗？”裴炎害怕，告诉太后，暗中图谋废掉中宗另立帝位。二月，戊午日（初六），太后在乾元殿招集百官，裴炎和中书侍郎刘祿之、羽林将军程务挺、张虔勳，率兵入宫，宣布太后命令，把中宗废为庐陵王，扶着走下宫殿。中宗说：“我犯什么罪？”太后说：“你要把天下给与韦玄贞，怎么会没罪？”就把中宗幽禁在别宫里。

己未日（初七），立雍州牧豫王李旦为皇帝。一切政事由太后决定，把睿宗安置在别宫里，不能参预政事。立豫王妃刘氏为皇后。皇后是刘德威的孙女。

有飞骑（官名，贞观十二年置左右屯营飞骑，由将军率领）十几个人在妓院喝酒，其中有一人说：“早知道没有勋爵封赏，不如去事奉庐陵王。”有一个人站起来，到北门去密告，在座几位飞骑还没散离，全部被捕到，关在羽林狱里。说话的那个飞骑被判斩首，剩下的以知道谋反不告的罪名，都被判绞刑。密告的人任命为五品官。告密的事端从此兴起。

光宅元年（甲申，684）

1. 春，正月甲申朔，改元嗣圣，赦天下。
2. 立太子妃韦氏为皇后，擢后父玄贞自普州参军为豫州刺史。
3. 癸巳，以左散骑常侍杜陵韦弘敏为太府卿、同中书门下三品。

4. 中宗欲以韦玄贞为侍中，又欲授乳母之子五品官，裴炎固争，中宗怒曰：“我以天下与韦玄贞何不可！而惜侍中邪！”炎惧，白太后，密谋废立。二月戊午，太后集百官于乾元殿，裴炎与中书侍郎刘祿之、羽林将军程务挺、张虔勳勒兵入宫，宣太后令，废中宗为庐陵王，扶下殿。中宗曰：“我何罪？”太后曰：“汝欲以天下与韦玄贞，何得无罪！乃幽于别所。”

己未，立雍州牧豫王旦为皇帝。政事决于太后，居睿宗于别殿，不得有所预。立豫王妃刘氏为皇后。后，德威之孙也。

有飞骑十余人饮于坊曲，一人言：“向知别无勋赏，不若奉庐陵。”一人起，出诣北门告之。座未散，皆捕得，系羽林狱，言者斩，余以知反不告皆绞，告者除五品官。告密之端自此兴矣。



5. 壬子日（二月无此日），封永平郡王李成器为皇太子，是睿宗的大儿子。赦免天下，改年号为文明。

庚申日（初八），把皇太孙李重照废为庶人，命令刘仁轨专门掌理西京留守的事。流放韦玄贞到钦州。

太后给刘仁轨信说：“以前汉朝把关中的事物委托给萧何，现在把西京事托付你，和汉朝委托萧何一样。”仁轨上疏，以体衰年老，不能胜任居守为由而推辞，顺便陈述吕后祸害败坏朝政的事情，以表示对太后的规谏劝戒。太后命令秘书监武承嗣，带着印玺书信，慰问晓谕刘仁轨说：“现在因为皇帝在居丧，不能掌理政事，所以由眇身（眇眇之身，喻自己）暂且代理政事；烦劳您这么远仍加以劝戒，又以衰老多病推辞授官。您又说‘吕氏被后人所嗤笑，吕禄、吕产留下祸害给汉朝’，所引的事例寓意很深刻，使我惭愧、安慰齐集心头。您忠爱贞正的节操，自始至终都不改变，坚劲正直的作风，也是古往今来少有能相比的。我初次听到您的话，心里怎能不感到迷惘？但静静地一想，您这些话是可以作为鉴诫的。何况您是对先朝有旧恩德的人，远近的人士都共同瞻仰着您，希望您能怀抱匡正挽救大唐的心理，不要因为晚年的关系而请求告退。”

6. 辛酉日（初九），太后命令左金吾将军丘神勣前往巴州，检查前太子李贤住宅，以防备外忧，其实是暗示丘神勣把太子李贤杀掉。神勣，是丘行恭的儿子。

7. 甲子日（十二日），太后驾御武成殿，皇帝率领王公以下大臣，呈上尊崇的名号。丁卯日（十五日），太后驾临轩槛，派遣礼部尚书武承嗣以册书封继任皇帝。从此太后常常驾临紫宸殿，垂着浅紫色的帘幕，以听视朝政。

8. 丁丑日（二十五日），任命太常卿、检校豫王府长史王德真为侍中；中书侍郎、检

5. 壬子，以永平郡王成器为皇太子，睿宗之长子也。赦天下，改元文明。

庚申，废皇太孙重照为庶人，命刘仁轨专知西京留守事。流韦玄贞于钦州。

太后与刘仁轨书曰：“昔汉以关中事委萧何，今托公亦犹是矣。”仁轨上疏，辞以衰老不堪居守，因陈吕后祸败事以申规戒。太后使秘书监武承嗣赍玺书慰谕之曰：“今以皇帝谅闇不言，眇身且代亲政，远劳劝戒，复辞衰疾。又云‘吕氏见嗤于后代，禄、产贻祸于汉朝’，引喻良深，愧慰交集。公忠贞之操，终始不渝，劲直之风，古今罕比。初闻此语，能不罔然；静而思之，是为龟镜。况公先朝旧德，遐迩具瞻，愿以匡救为怀，无以暮年致请。”

6. 辛酉，太后命左金吾将军丘神勣诣巴州，检校故太子贤宅以备外虞，其实风使杀之。神勣，行恭之子也。

7. 甲子，太后御武成殿，皇帝帅王公以下上尊号。丁卯，太后临轩，遣礼部尚书武承嗣册嗣皇帝。自是太后常御紫宸殿，施惨紫帐以视朝。

8. 丁丑，以太常卿、检校豫王府长史王德真为侍中；中书侍郎、检校豫王府司马刘

唐则天后光宅元年（684）

校豫王府司马刘禕之为同中书门下三品。

9. 三月，丁亥日（初五），把杞王李上金迁徙为毕王，鄱阳王李素节迁徙为葛王。

10. 丘神勣到了巴州，把前太子李贤幽禁在别室里，逼令他自杀。太子自杀后，太后就把罪归到神勣身上，戊戌日（十六日），在显福门举办丧事，把神勣贬为叠州刺史。己亥日（十七日），追封故太子李贤为雍王。神勣不久再入朝，官位仍是左金吾将军。

11. 夏，四月，开府仪同三司、梁州都督滕王李元婴去世。

12. 辛酉日（初十），把毕王李上金迁徙为泽王，拜为苏州刺史；葛王李素节迁徙为许王，拜为绛州刺史。

13. 癸酉日（二十二日），把庐陵王迁到房州。丁丑日（二十六日），又迁到均州以前濮王的住宅。

14. 五月，丙申日（十五日），高宗的灵车向西回返。

15. 闰月，任命礼部尚书武承嗣为太常卿、同中书门下三品。

16. 秋，七月，戊午日（初九），广州都督路元睿被昆仑人所杀。元睿昏庸、懦弱，幕僚官属恣肆暴横。有商船到时，僚属们侵扰渔猎不止，经商的胡人向元睿报告，元睿索求枷锁，要把胡商捉起来治罪，胡商们很生气，有个昆仑人袖中藏剑，直上厅堂，把元睿和左右十几个人杀死离开，没有人敢靠近，然后上船入海，元睿部下追也追不到。

17. 温州发生大水灾，洪水淹没四千多家。

18. 突厥阿史那骨笃禄等人侵扰朔州。

禕之同中书门下三品。

9. 三月丁亥，徙杞王上金为毕王，鄱阳王素节为葛王。

10. 丘神勣至巴州，幽故太子贤于别室，逼令自杀。太后乃归罪于神勣，戊戌，举哀于显福门，贬神勣为叠州刺史。己亥，追封贤为雍王。神勣寻复入为左金吾将军。

11. 夏，四月，开府仪同三司、梁州都督滕王元婴薨。

12. 辛酉，徙毕王上金为泽王，拜苏州刺史；葛王素节为许王，拜绛州刺史。

13. 癸酉，迁庐陵王于房州。丁丑，又迁于均州故濮王宅。

14. 五月丙申，高宗灵驾西还。

15. 闰月，以礼部尚书武承嗣为太常卿、同中书门下三品。

16. 秋，七月戊午，广州都督路元睿为昆仑所杀。元睿闇懦，僚属恣横。有商舶至，僚属侵渔不已，商胡诉于元睿。元睿索枷，欲系治之。群胡怒，有昆仑袖剑直登听事，杀元睿及左右十余人而去，无敢近者，登舟入海，追之不及。

17. 温州大水，流四千余家。

18. 突厥阿史那骨笃禄等寇朔州。



19. 八月，庚寅日（十一日），把天皇大帝埋葬在乾陵，庙号是高宗。

20. 起初，尚书左丞冯元常被高宗所委任，高宗晚年常常生病，常常说：“朕身体不好，可让元常辨明政事要点，再向朕报告。”元常曾经暗中说：“后宫威势权力太重，应该稍微压抑减少。”高宗虽然不能采用他的话，但认为他说的话很正确。后来太后代理政事，四方都在说符应祥瑞的事情。嵩阳令樊文呈献祥瑞的石头，太后命令在朝廷听政大堂里给百官看，元常上奏说：“看样子像是在谄媚欺诈，不可以欺罔天下人。”太后听了不高兴，把元常出放为陇州刺史。元常是冯子琮的曾孙。

21. 丙午日（二十七日），太常卿、同中书门下三品武承嗣罢为礼部尚书。

22. 栝州发生大水灾，淹没二千多家。

23. 九月，甲寅日（初六），赦免天下，改年号为光宅。旗帜都改成金色。八品以下，以前穿青色的，都改穿碧色（深青色），改东都的名字为神都，宫殿的名称是太初。又把尚书省改为文昌台，左、右仆射改为左、右丞相，六曹就是天、地、四时六官；门下省改为鸾台，中书省改为凤阁，侍中改为纳言，中书令改为内史；御史台改为左肃政台，增设右肃政台；其他省、寺、监、率的名称，都按照相似的意义和种类更改。

24. 任命左武卫大将军程务挺为单于道安抚大使，以防备突厥。

25. 武承嗣请求太后追封祖先为王，以天子七庙立武氏先祖，太后接受了。裴炎劝说：“太后以天下母治理天下，应当向百姓表示至公，不可私爱自己的亲人。没看见汉吕氏的败亡吗？”太后说：“吕后把大权委托给活人，所以才导致败亡。现在我只是追尊死亡的

19. 八月庚寅，葬天皇大帝于乾陵，庙号高宗。

20. 初，尚书左丞冯元常为高宗所委，高宗晚年多疾，每曰：“朕体中不佳，可与元常平章以闻。”元常尝密言：“中官威权太重，宜稍抑损。”高宗虽不能用，深以其言为然。及太后称制，四方争言符瑞。嵩阳令樊文献瑞石，太后命于朝堂示百官，元常奏：“状涉谄诈，不可诬罔天下。”太后不悦，出为陇州刺史。元常，子琮之曾孙也。

21. 丙午，太常卿、同中书门下三品武承嗣罢为礼部尚书。

22. 栝州大水，流二千馀家。

23. 九月甲寅，赦天下，改元。旗帜皆从金色。八品以下，旧服青者更服碧。改东都为神都，官名太初。又改尚书省为文昌台，左、右仆射为左、右相，六曹为天、地、四时六官；门下省为鸾台，中书省为凤阁，侍中为纳言，中书令为内史；御史台为左肃政台，增置右肃政台；其余省、寺、监、率之名，悉以义类改之。

24. 以左武卫大将军程务挺为单于道安抚大使，以备突厥。

25. 武承嗣请太后追王其祖，立武氏七庙，太后从之。裴炎谏曰：“太后母临天下，当示至公，不可私于所亲。独不见吕氏之败乎！”太后曰：“吕后以权委生者，故及于败。

唐则天皇后光宅元年（684）

人，有什么关系？”回答说：“凡事应当从细微处加以防止，不可让它成长变大！”太后不接受。己巳日（二十一日），追尊太后五代先祖克己为鲁靖公，母为夫人；高祖居常为太尉、北平恭肃王，曾祖俭为太尉、金城义康王，祖父华为太尉、太原安成王，父亲士彧为太师、魏定王；高祖以下，祖母都封为妃。裴炎从此得罪太后。太后又在文水建造五代先祖的祠堂。

当时武氏专权用事，唐宗室里每个人都提心吊胆，大家心里都很愤怒哀伤。正好眉州刺史英公李敬业和弟弟整屋令敬猷、给事中唐之奇、长安主簿骆宾王、詹事司直杜求仁都因犯了案，敬业贬为柳州司马，敬猷免除官位，之奇贬为栝苍令，宾王贬为临海丞，求仁贬为黟县令。求仁是杜正伦的侄子。整屋尉魏思温曾经做到御史，又再度被贬黜。他们都在扬州会聚，每个人都为了失去职位而埋怨，因此计划反叛，以匡正恢复庐陵王为帝作为借口。

思温为他们计划的主持人，指使他的党羽监察御史薛仲璋要求朝廷奉派仲璋到江都，再指使雍州人韦超造访仲璋告诉仲璋有紧急事件，说“扬州长史陈敬之计划反叛”。仲璋把敬之囚禁在监狱里。几天后，敬业乘着传车到达，假意说是从扬州司马处来的官吏，说“接到秘密圣旨，因为高州酋长冯子猷阴谋反叛，发动军队讨伐”。于是打开官府仓库，命令士曹参军李宗臣就在铸钱的场坊里，驱使场里的囚徒、工匠反叛，授给他们甲衣。在监狱里把敬之斩杀；录事参军孙处行抗拒，也把他斩了，僚属官吏没有人敢反抗。就动员了一州的军队，又称年号为嗣圣元年。开设三府：一是匡复府，二是英公府，三是扬州大都督府。敬业自称是匡复府的上将，统领扬州大都督。任命之奇、求仁为左、右长史，宗臣、

今吾追尊亡者，何伤乎！”对曰：“事当防微杜渐，不可长耳！”太后不从。己巳，追尊太后五代祖克己为鲁靖公，妣为夫人；高祖居常为太尉、北平恭肃王，曾祖俭为太尉、金城义康王，祖华为太尉、太原安成王，考士彧为太师、魏定王；祖妣皆为妃。裴炎由是得罪。又作五代祠堂于文水。

时诸武用事，唐宗室人人自危，众心愤惋。会眉州刺史英公李敬业及弟整屋令敬猷、给事中唐之奇、长安主簿骆宾王、詹事司直杜求仁皆坐事，敬业贬柳州司马，敬猷免官，之奇贬栝苍令，宾王贬临海丞，求仁贬黟令。求仁，正伦之侄也。整屋尉魏思温尝为御史，复被黜。皆会于扬州，各自以失职怨望，乃谋作乱，以匡复庐陵王为辞。

思温为之谋主，使其党监察御史薛仲璋求奉使江都，令雍州人韦超诣仲璋告变，云“扬州长史陈敬之谋反”。仲璋收敬之系狱。居数日，敬业乘传而至，矫称扬州司马来之官，云：“奉密旨，以高州酋长冯子猷谋反，发兵讨之。”于是开府库，令士曹参军李宗臣就钱坊，驱囚徒、工匠授以甲。斩敬之于系所。录事参军孙处行拒之，亦斩以徇，僚吏无敢动者。遂起一州之兵，复称嗣圣元年。开三府：一曰匡复府，二曰英公府，三曰扬州大都督府。敬业自称匡复府上将，领扬州大都督。以之奇、求仁为左、右长史，宗臣、仲璋为左、



仲璋为左、右司马，思温为军师，宾王为记室（参谋），十日之间就得到十几万士兵。

传檄给州、县，大略说：“伪垂帘听政的武则天这个人，本性并不温和恭顺，出身也实在贫寒低微。以前充当过太宗的后列（才人），曾经因为替先帝更衣的机会而入侍先帝。到了后来，污秽的行为扰乱了东宫（喻与太子私通）。暗中隐藏当过太宗才人的秘密，偷偷地图谋高宗后宫的宠爱；侵夺皇后的宝位，陷害国君于乱伦非礼的境地。”又说：“杀死姐姐，害死国君毒死皇后，所作所为是人神所共同痛恨，也是天地所不能容许的。”又说：“怀抱为祸天下的心理，暗中想夺取帝位。把国君宠爱的儿子（中宗），幽禁在别宫里；而把自己的宗族盟党，以重大的职任（大官）委任他们。”又说：“高宗一堆黄土（指坟墓）还没干燥，幼小的国君在哪里？”又说：“请看当今的天下，到底是哪家的天下？”太后看到檄文内容，就问说：“谁写的？”有人回答说：“是骆宾王。”太后说：“这是宰相的过错。有这么好的才华，怎么可以让他流落不遇于世呢！”

敬业找到一个容貌像故太子李贤的人，骗众人说：“李贤并没有死，他逃亡在这城中，命令我们起兵。”因此事奉他，以他作为号令。

楚州司马李崇福所属的三县都响应敬业。盱眙人刘行举单独据守县城不顺从，敬业派遣将军尉迟昭攻打盱眙。天后下诏任命行举为游击将军，以行举的弟弟行实为楚州刺史。

甲申日（九月无此日），任命左玉钤卫大将军李孝逸为扬州道大总管，率领三十万士兵，以将军李知十、马敬臣为副总管，以讨伐李敬业。

26. 武承嗣和他的堂弟右卫将军武三思认为韩王李元嘉、鲁王李灵夔支属尊贵地位

右司马，思温为军师，宾王为记室，旬日间得胜兵十餘万。

移檄州县，略曰：“伪临朝武氏者，人非温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陈，尝以更衣入侍，洎乎晚节，秽乱春宫。密隐先帝之私，阴图后庭之嬖，践元后于闾闼，陷吾君于聚麀。”又曰：“杀姊屠兄，弑君鸩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又曰：“包藏祸心，窃窥神器。君之爱子，幽之于别宫；贼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又曰：“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又曰：“试观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太后见檄，问曰：“谁所为？”或对曰：“骆宾王。”太后曰：“宰相之过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

敬业求得人貌类故太子贤者，给众云：“贤不死，亡在此城中，令吾属举兵。”因奉以号令。

楚州司马李崇福帅所部三县应敬业。盱眙人刘行举独据县不从，敬业遣其将尉迟昭攻盱眙。诏以行举为游击将军，以其弟行实为楚州刺史。

甲申，以左玉钤卫大将军李孝逸为扬州道大总管，将兵三十万，以将军李知十、马敬臣为之副，以讨李敬业。

26. 武承嗣与其从父弟右卫将军三思以韩王元嘉、鲁王灵夔属尊位重，屡劝太后因事